

台灣卧龍生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劍氣洞澈九重天

上



卧龍生著

劍氣洞澈九重天

上

春风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二年·沈阳

纷扰不息的江湖，一下子平静了下来，而且，平静了二十年，这真是一段安闲的岁月，也是江湖上从未有过的宁静的日子……

那是三位身负绝世武功，心怀大愿的高人，策划了三年，又说动了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全力襄助，才在一次武林同道的大聚会中，一举铲除了江湖上最恶毒的四大凶煞和十二邪神，也镇住了胸怀野心的各方豪雄，订上了一份严格的约定，一体遵守，不得逾越。

大会上，没有推举主持武林事务的盟主，因为，他们发觉了，设定的武林盟主之位，会引发很多江湖豪雄心中的不平，生出取代之心，反成为江湖上祸乱之源。

因此，各门派都维持了原有的形貌，这使每个门派头脑人物的心中，都获得了一份平静，至少，他们都没有什么损失。

大会在九华山上举行，这份订下来的约定，就 称 谓

“九华盟约”。

“九华盟约”竟然维持了江湖上二十年的安静岁月。

但那三位策划武林同道大会的高人，却在大会之后失踪了。

多少仰慕他们的武林后起之秀，费了无数心力，踏遍了千山万水，希望能一睹风采，求教绝学，但三位高人像是滴入大海的水珠，再也找不到一点痕迹。

三位受人敬慕的前辈大贤，就这么突然的消失了。

也许他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是隐藏的太好了，没有人能找到他们。

于是，江湖上开始了纷纭的传说。

最合乎情理，而又流行最广的传说有三个。

第一个是：他们虽然搏杀了四大凶煞、十二邪神，但他们三个人，也受了很重的内伤，当场以内功逼住伤势，不使发作，大会之后，伤发而亡。

第二个是：他们开拓了江湖上从未有过的清平世界，心愿已了，归隐于深山大泽，追求仙缘大道，不再理会尘世上的纷争。

第三个是：他们决心要维护“九华盟约”，不准有人背弃，易容改装，巡行天下，暗里查访违约背盟的人，出手歼灭……。

可能是第三个传说的震撼，使整个江湖上平静了二十年。

但，江湖上真正的平静了吗？

……

雪封大地，一片银白，西风如剪，刺骨生寒。

鄂西摩天岭绝峰之顶，寒风的凛烈，尤强十倍，深涧奇峰的景物，也全为大雪覆盖，除了偶尔可见的一两只鹞鹰掠空而过外，连走兽飞禽，也都在逃避这风雪交作的酷寒，躲在巢穴中。

奇怪的是摩天岭的峰顶上，竟然站着人，而且，很多的人，两排相对，各有十人。

他们虽然都穿着棉袄、棉裤，但都尽量扎结的贴身利落，衣服的颜色，也清楚分明，一方浅蓝，一方银白。

但都已被飘落的雪花掩遮去十之七八，冷厉如刀的寒风，吹飞起身上的一片积雪，立刻又带来另一片雪花补上。

远远望去，似是被堆起的雪人。

他们佩着兵刃，蓝衣的佩剑，白衣的佩刀，看上去似都是武林中人。

是的！

他们都是武林中人，而且，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。

如若不是有深厚的武功基础，就算身着重裘，也耐不住这山顶寒风，早就被冻僵、倒毙了。

但这些人，都还笔直的挺立着。

一声冷笑过后，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，道：“胡兄，该是过午的时刻了？”

“嗯！也该脱下衣服了？”

喝！竟然还有两个人，他们盘膝而坐，大雪掩去大部

分的身躯，如若他们不说话，还真不容易被人发觉。

这两个年龄大一些，都是已四十几岁了，胸前飘动着长髯。

但浓黑的长髯，都已被白雪沾满。

第一个说话的人，霍然站起，抖落一身积雪，露出一身银白衣服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胡兄久居北国，不畏风雪，可是认为兄弟和门下子弟，挡不住这点风雪之寒么？”

“段兄，言重了，胡某相信段兄和门下弟子，个个内功精深，区区一点风雪，岂能伤倒他们？”

“不错，这就要胡兄开开眼界了，儿郎们！脱下衣服，看看摩天岭上的寒风大雪，能不能冻死南刀门下的人。”

他口中说着话，人却是领头行动，双手挥动，解带宽衣，片刻之间衣裤尽除，只留下一条短裤和脚上的靴子。

十个白衣人，仿效行动，脱下棉袄、棉裤，上身裸裎，但却抓起佩带的长刀，提在手中。

对面站立的蓝衣人，也开始解去衣带，脱去上衣、棉裤，也抓起了佩带的长剑。

老少二十二个人，一般模样，光着上身，裸着双腿，站立在风雪中。

这些人是不是疯了？

在冻死人的大风雪中站了半天，还嫌不过瘾似的，竟然脱下了衣服，只留内裤、靴子，迎着刺骨裂肌的寒风、鹅

毛似的大雪。

两个老的更绝，拂拭一下长髯上的积雪，竟然盘膝坐了下去，坐在盈尺的大雪上。

乖乖，只那么一刻工夫，这些人的身上，已布满了雪片。

说他们不冷，很难叫人相信。

因为，他们的身躯微微颤动着，嘴唇也冻的发青，但他们能忍耐，没有一个倒下去，也没有一个叫出一个冷字。

他们抵抗寒冷的办法只有一个，提聚丹田真气，运集功力，和酷寒抗拒。

这是一场对决，别开生面的对决。

南刀、北剑，各选十名门下武功最高的弟子，作这场疯狂的对决。

他们佩带着刀剑，却不用刀、剑搏杀，要在腊月的大风雪中，摩天岭绝峰之顶，脱光了衣服，比赛忍耐寒冷的本领。

刀、剑可以杀人，大风雪中的酷寒，也会把人冻死，冻死的滋味，绝不比刀、剑杀死好过。

人！充满着智慧的万物之灵，蠢起来，实在可怕，绝不比一般动物聪明，动物弱肉强食，但它们想不到折磨对手的方法。

可是，人能想到，人会折磨别人，也会折磨自己。

不过，人也会想出很多理由解释他们的愚蠢行为，他们破坏了别人的幸福、美好，却又能说出一番动听的理

由。

南刀段九，北剑胡萍，就是这样的人。

他们各带着门下十个最杰出的弟子，千里迢迢的跑上摩天岭，来比赛忍受大自然孕育出来的酷寒风雪。

凛冽的寒风，无情地吹刮着，像刺骨的钢针、裂肤的利刃，来自江南的南刀门弟子，终是比不过成长在风雪中的北剑门人，两个人倒下去了，激起一片飞雪。

南刀段九睁开微闭的双目，看了一眼，又缓缓闭上了眼睛。

没有一语慰问，也没有一声叹息。

胡萍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段兄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，认了吧！大丈夫能屈能伸啦！”

“南刀门下无降兵，胡兄，别忘了熬过这一阵风雪之苦，段某人也有了一番玩命的安排！”

“玩命！哈哈，段兄，别忘了‘九华盟约’第一戒，不准出刀杀人哪！拔刀杀人者死！难道段兄要背弃盟约，来一场刀、剑拚搏。”

“段某是何等人物，岂肯背弃天下武林同道，一体遵守的盟约，段某如是背盟弃约的人，也不会让我这些生长在杏花江南的弟子们，承受这些寒风透肌之苦了。”

“说的也是，不过，北剑门下弟子，可也是血肉之躯，他们不是铁打铜浇的人，这些寒风大雪，一样侵裂着他们的肌肤。”

“哼！胡兄，用不着说风凉话了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

长，你想出这种比试的办法，够高明，也够歹毒，就算南刀门下弟子冻死光了，我也要撑过这一阵，第二阵，兄弟作主。胡兄，有你好瞧的了。”

“胡某人实在想不出来，不动刀、剑搏命，你段兄会有什么办法能使胡某和门下弟子们认输。”

“段某的办法，可以让你胡兄拔剑，当然，我也可以抽刀，不过，不是用它来杀人！”

“拔剑、抽刀，不是用来搏杀拚命？胡某人就想不通做什么了？”

“胡兄慢慢地想吧！兄弟暂时不会告诉你。”

但闻蓬蓬蓬三声轻震，又有三个人倒了下去。

两个是南刀门下，一个是北剑弟子。

虽然，他们选的都是门下武功最好的弟子，毕竟是艺业有深浅，功夫有高低，北剑门下，一样有难熬酷寒的人。

南刀段九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两个时辰到了吧？”

胡萍目光扫掠了门下弟子一眼，发现那飘落在他们身上的雪花受到体温的蒸发，外为寒风逼迫，已结成了一层薄冰，如若这冰层再加厚一些，结满全身，任何人都无法支撑下去。

再看段九全身冒出白气，雪花都被逼离开去，偶有落在身上，也会化作水气流失，内功的精湛，似已到寒气难侵的境界。

事实上，峰顶上二十二个人中，也只有他和段九身上未结薄冰。

如是再苦拚下去，南刀门下弟子，故难幸免，只怕自己门中子弟，也将有大部僵毙之虞。

但最使胡萍不安的，十名北剑门人中，有一个是他的独子胡元。

何况，天色已暗了下来，两个时辰的约定是该到了。

绝峰之上，没有漏斗流沙计时，漫天阴云蔽空，也无法看日影计算晨光，只能凭仗估算了。

暗中盘算过场中情势，胡萍干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既然后段兄认为约定的时限已到，就算是到了吧！”

段九忍下一口气，喝令门下穿上衣服。

但能够遵照行动的，只有两个人，余下四人，虽未倒摔下去，也已被冻的全身僵硬，无法行动。

回顾北剑门下，九个人中，有七人能够自己取衣穿着，另外两个虽然手脚不听使唤，但身子还可扭动。

这一阵比试，南刀门下败的很惨。

段九沉不住气了，双手齐出，逼出内力，分助四人，但也只有两人借助了内力，缓开了手脚，另外两个，却蓬然倒了下去。

先穿好衣服的两个弟子，施展了一阵拳脚，活开血脉，才帮助同门穿上衣服。

段九咬牙出声，冷冷说道：“郭天同，他们伤势如何？”

“七师弟、九师弟，还有气息，五、六、八、十四位师弟，似是被冻死了。”

“给他们服下一颗护心丹，他们冻僵了，未必就会冻

死！送他们到篷帐中去，把我准备好的东西带来。”

“是！”郭天同是南刀门下的大弟子，指挥三个还能活动的弟子，背起两个气息犹存的师弟，又挟起另外四人，奔向篷帐。

“段兄不用难过……”胡萍微笑着说：“胡某门下，也冻伤了两个……”

“胡萍，等一下，希望你还能笑得出来！”段九的脸上，泛现出一片狠酷之色。

胡萍知道段九搭起了一座篷帐，绝不是为了防寒之用，因为，段九根本就想不到，他胡萍会想出了这么一个比试的办法。

这个办法，从来没有人用过。

胡萍很得意这份出人意外的聪明设计，果然是大获全胜。

如果段九救不活冻僵的六个弟子，南刀门的实力，将消退一半，他们都是南刀手下的精英。

但胡萍也猜不透段九的设计，他要用什么出奇方法对付北剑门。

使胡萍安心的是，目下段九实力大损，不管怎么比试，北剑门都占了绝对的优势。

但见南刀门下首徒郭天同，带着一位师弟各举一个很大的棉被围遮之物，大步行了过来。

另外两个还可行动的南刀门中弟子，大概是留在那里，照顾六个冻僵的同门。

胡萍瞧不出拿来的是什么东西，立刻以手势下令门下

弟子戒备。

段九却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胡兄可是害怕了？”

胡萍没有回答段九的激笑之言，两道目光，却凝注在棉被掩遮的事物之上。

段九一手揭开棉被，胡萍立刻大放宽心。

原来，那是两个很大的鸟笼，各装着一只巨大的褐色苍鹰。

“怎么？段兄要用这两只大鹰对付我？”

段九冷冷说道：“这是产自十万大山中的巨鹰，爪利力强，有一次飞行千里之能，喜食毒蛇，故而口内爪上，皆有剧毒，但这摩天岭上，寒风如剪，它们在这样的天气下能飞多远，兄弟就不敢论断了……”

胡萍心中奇道：“苍鹰能飞多远，和比试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要比赛骑鹰不成？”

仔细看去，只见鸟笼上有两条丝索，系在苍鹰的腿上，鹰颈之间，还套了一个钢环。

任是胡萍有着丰富的江湖阅历，一时间也看不懂这些安排，作用何在？

但闻段九说道：“胡兄，这一次不用门下弟子参加，由兄弟和胡兄一决胜负，不知胡兄的意下如何？”

胡萍干笑一声，道：“只要段兄划下的道儿公平，胡某舍命奉陪。”

“好！大丈夫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希望胡兄不要后悔才好。”

“段兄放心，胡某人说出口的话，如板上钉钉，绝不

反悔，不过，这公平二字，却是最为重要！”

“放心，绝对公平，这对苍鹰，都是雄鹰，但为让胡兄安心，你先选一只。”

胡萍忽然间变的小心起来，仔细看了两只苍鹰，果然一般神骏，连大小也几乎一样。

但他并未立刻决定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么吧！段兄先把比试的部署安排妥当，兄弟再选不迟。”

“好！天同，打开鹰笼，系上鹰缰。”

“是！”郭天同双手挥动，熟练地开了鹰笼，又在鹰颈的铁环上，系了一条三丈长短的丝索。

囚鹰的大木笼，经过了特别的设计，打开之后，变成了两个两尺多高的木篮子。

“胡兄，看明白了吧？”

胡萍仔细打量了一阵，心中似有所悟，但又不是完全了解。

他是个谨慎的人，不完全了解，就不肯硬充英雄，笑一笑，道：“段兄这部署，看来复杂新奇，最好是解说一下。”

“其实很简单，以胡兄之能，恐是早已了然于心，但既要段某解说，兄弟是恭敬不如从命了……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这木篮，系在双鹰的腿上，你我站在篮中，惊飞苍鹰，然后，各出兵刃，斩断对方的系篮丝索，迫使对方跌摔下去，至于跌落在什么地方，是生是死，那就各凭天命了……”

胡萍点点头，道：“那系在苍鹰颈上的一条丝索呢？”

“更简单，段某的鹰颈丝索，交在胡兄手中，胡兄亦然，所以对方的苍鹰无法飞离太远，当然，胡兄可用手中之剑，斩断丝索，那就双鹰分飞，各不相关，生死亦是各凭运气了。”

“操纵苍鹰的升降，全在颈间丝索之上，丝索断去，人的生死，就由鹰作主了？”胡萍低声地问。

“胡兄能举一反三，果然是识见非凡，最好是能把对方手中丝索夺了过来，能控制自己苍鹰的升降，不过，双方手中都有兵刃，你斩索、我封挡，夺过来，只怕是不太容易，因为，咱们要遵从‘九华盟约’，刀、剑只能斩割对方的丝索，不许攻击人身。”

胡萍点点头，道：“能不能斩伤对方的木篮呢？”

“可以，除人之外，都可以斩割、破坏，只要胡兄觉着对自己有利就行。”

“好！胡某人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漠北的大雕，燕山的鹞鹰，胡某见过不少，但这南蛮大山中的产物，兄弟还是初见，不知这对苍鹰受惊之后，反应如何？”

“胡兄果然是细心得很，这种大鹰受到惊骇，性向是全力高飞，不过，人重过鹰，它们能飞多高，段某也无法预料，如是胡兄没有别的问题，咱们可以开始了。”

胡萍点点头，佩好长剑，回头对围守身侧的弟子，道：“我和段兄乘鹰遨游，不管生死，都不许你们插手，苍鹰飞起，你们就离开这里，回到燕山黄叶谷去，如若三

个月内，为师仍不返回燕山，一切都听你们师娘作主。”

“师父，这……”

北剑门下十个弟子，九个都还是活蹦乱跳的人，一个受到冻伤，亦可行动，正在活动血脉，看样子，也无大碍了。

“不许多说……”胡萍冷厉地喝止住门下弟子，回头对段九说道：“段兄，可有什么话吩咐门下？”

段九点点头，道：“大同，立刻率领你师弟们，回到苏州段家堡去，一切向你们师叔请示，听命行事……”

“师父，弟子想……”

“不许多想，带你师弟们下山去吧！冻伤的立刻就医，实在救不活，把尸体运回江南，厚予埋葬，每人致送纹银三千两，安抚他们的家属。”

“是！”

南刀、北剑门下弟子，虽然个个颌首领命，但却肃立在原地不动。

段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胡兄，请啊！”

这就是江湖豪杰，草莽性格，生死尽付谈笑中。

但像段九、胡萍这样成名的江湖大豪，领导着一个门户，决非草莽生性能够成此大事……

也许，他们心中有着难言隐痛，把生死付之一搏。

胡萍默察片刻，跨入木篮，段九也紧随着跳入篮中。

两个人同时抓住了对方系在鹰头上的索绳。

段九把索绳迅速地系于腰间。

胡萍立刻学样跟进。

段九大喝一声，拍胸震掌，巨鹰受惊，展翼起飞，但木篮沉重，一飞不起，直蹦跳跃了一阵，才飞离顶峰。

这对特别选定的巨鹰，力量果然强大，起飞之后，很快把两人带入了百丈高空。

凛冽的西风，把两只系在鹰身之下的木篮，吹的东飘西荡，随时可以完全的翻转过来，逼迫的两个人一手抓住木篮，一手抓住维系木篮的索绳，以保持身体的平衡，免于跌落之危。

这两大武林高手，身上佩着刀、剑，但却无法腾出一只手来，拔出刀、剑斩割对方的索绳。

单是维持那木篮的稳定，就迫的他们全力应付了。

他们低估了大自然的威力。

陆地上人力可以抗拒的风力，升空之后，威力似是增强了很多倍，挟带的寒气，也似是更强大了。

胡萍、段九突然都有一种感觉，他们练了几十年的武功，具有相当的成就，自觉着已到寒暑不侵的境界，现在，却有着身陷冰窖的寒意……

应付这种自然变化的能力，似乎是人不如鹰。

其实，两只巨鹰飞得也很吃力，但它们却有着顺应自然的本能，忽然间改变了方向，顺风而飞，飞行的路线，也随着风势旋转变化的，以节省体力。

两个人似是已没有袭击对方的打算，把所有的应变能力集中在维护自身的安全上。

这真是个疯狂的对决，但过程却又完全出了人意料之

外。

原本，他们都觉着自己已激发人类隐藏的潜能，他们能生裂猛兽，力救百人，但现在，却有着不如一人飞鹰的冲天力量，却是如此渺小，只不过升离陆地多丈，就丧失对主宰自己的能力。

向下看去，一片皑皑白雪，飞舞的雪花，扰乱了视线，看不清眼前数丈之物，而且，强风吹飘过来的雪花，打在脸上，竟然有隐隐作痛的感觉。

胡萍突然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段九，你想出了这等奇怪的对决方法，想必是早已深思熟虑，计划周详，有什么对付胡某人的办法，可以施展了，此地白雪堆积，一片荒凉，就算你动刀杀了我，也不会有人知道啊！”

“兄弟确有一些算计，只可惜少算了一件事，摩天岭上的风力，竟是如此强大，不瞒胡兄说，现在的情况，兄弟只能全力自保，连拔刀的时间，也抽不出来了……”

“你这算什么设计，连自己也坑进来了？哈哈，等一下，我跌下木篮摔死了，你段兄一个人，驭驾双鹰，在空中好好游玩一番吧！”

“说真的，胡兄，我倒是不希望你摔下去了……”

“这……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你死了，段某一个人在这大雪封锁的深山中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岂不是寂寞得很？”

“说的也是啊！咱们天南地北，相隔数千里，当真是井水不犯河水，想想这一番相约对决，实在是无味得